

# 成舍我先生文集

---

## 序一

露茜蒐集了舍老民國 38 年以後所發表的文章兩百多篇，彙編成《成舍我先生文集》，要在世新五十周年校慶時出版，找我寫序，我自是欣然答應。

民國 80 年，我曾寫過一篇紀念舍老的短文，發表在《傳記文學》月刊，文章的結尾曾提到：「舍老既能文，亦能詩，只可惜他所寫的專論或隨筆之類的作品，迄未加以整理彙印，未能傳世。」如今，由於露茜的決心和毅力，終於有了這一本文集問世，讓我非常欣慰。

舍老早年在北平辦《世界日報》，然後創設「北平新聞專科學校」，後來又在上海辦《立報》；來到臺灣，隨即於民國 45 年，邀請了新聞界朋友和社會賢達，申辦「世界新聞學院」，並很快的恢復了《立報》。辦報和辦學是他一生的志業，因此人在那裏，報社和學校就跟著出現。

「德智兼修，手腦並用」八個字，一直是「世新」的校訓，實際上從「北平新聞專科學校」時就用了。這八個字是舍老辦學的理念，也是辦報的理念，更是他一生的寫照：他有高瞻遠矚、開創風氣的睿智，有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堅持，有百折不回、愈挫愈奮的毅力，有盡其在我鞠躬盡瘁的精神，這種睿智、堅持、毅力和精神，在在表現他的道德情操，他畢生為新聞事業而盡心，為教育人才而盡力，劍及履及

，所樹立的典範，證明他確實是不世出的卓絕人物。

舍老雖一介書生，但是有理想，有擔當；生性耿直，剛正不阿，不畏強權，無懼威迫；既從事新聞、教育事業，故平日於新聞、教育與文化現象多有評論；又關心世局和時勢，堅持正義，疾惡如仇，故直言讜論，擲地有聲，皆足以震聾發聵，新人耳目。可惜隨寫隨散，未能及時彙編成書。今露茜將舍老後半生發表過的的論述，整編付梓，更以紀念網站公開傳佈，不僅使舍老的道德風範與事功成就，彰顯於世，更能重新喚起世人對新聞精神與教育理想之重視。《成舍我先生文集》刊行之意義在此，而露茜之貢獻亦在此！

舍老成名甚早，於我為新聞界前輩，素極欽仰。民國 45 年，舍老倡議辦「世界新聞學院」，承蒙不棄，邀我為發起人，且出任董事，其後更追隨舍老，除兼任學校報業行政科主任、講授「世界報業史」課程外，還擔任學校副校長九年。民國 80 年，舍老病篤，更囑我接任世新董事長。舍老於我，不僅有提攜之量，而我於舍老，更多知遇之感。茲舍老後半生文集問世，適逢世新五十周年校慶之喜，謹成此文，既以為賀，並誌追念！至舍老前半生論述，亦必多嘉言偉論，至盼露茜繼續蒐集彙印，以竟全功，繼志述事，是所厚望！



2006年 10 月

# 成舍我先生文集

---

## 代序

從小時候最喜歡做的一件事就是靠在父親的書桌旁看他寫文章，偶而幫他磨墨加墨汁。父親通常把紙放平，拿著毛筆開始左右搖動，大約搖個四、五下後就振筆疾書，好像腦子裡早就想好了，只是快速的默寫下來一樣。人還構不到桌面的我，羨慕至極。後來聽人家稱靠寫文章過日子的人為「搖筆桿的」，我總是會想起父親。

稍大一點時，開始替父親做剪報的工作。父親每天大要看近十份報，他把一些自己覺得有用的資訊圈出來，由我和姐姐剪下貼在5\*8的白報紙上，分門別類，放在特製的盒子裡。他要寫東西的時候會從裡面找需要的資料。我們從小就被父親要求獨立自主賺自己的零用錢。他給我們每人一個小本子，上面寫著「父親銀行」，剪貼資料每張一分錢，一筆筆的記載的很清楚，我們隨時可以支領，他從不過問怎麼用，因為他說錢是我們賺的，自己可以決定怎麼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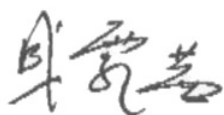
進中學後，父親的字跡越來越潦草，我們開始替父親抄稿子。工資當然也就增加了。很多抄過的稿子，尤其是在《自由中國》上刊登的，直

到現在還是印象深刻。

父親晚年時，我常嘀咕著要他寫《回憶錄》或《自傳》，他總是說太忙了沒時間。後來我們約法三章，每次見面他一定要口述幾段，讓我錄下來，最後也累積了不少捲帶子，有待整理。

1998年父親百歲冥誕，台灣和大陸都舉行紀念會，並各自出版了《紀念文集》。中國新聞史學家方漢奇先生還問我有沒有出《成舍我先生文集》的計畫？之後不斷有人提出要替父親出他的文集。但我一直認為這應是他老人家的子女和門生該做的事。適逢今年是父親創辦世新五十周年，校長牟宗燦指示成立「舍我紀念館暨新聞史研究中心」，露茜奉命主其事，當即決定著手編輯《成舍我先生文集》，並以先生離開大陸蟄居香港及台灣時期的文章為第一本的研究內容，以後計畫陸續蒐集，繼港台篇外，出版大陸時期之文集，提供有志研究舍我先生和中國報業史之學者一套珍貴的一手資料。

這本文集的企劃，是唐志宏、李明哲和我討論的結果，實際的編輯工作由唐志宏執行，周玉山慨允校對，在這裡特別感謝他們對這本書的付出。



2006年10月5日